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二二回 鬧茶樓揚慕陶受窘 抱不平章秋谷解圍

且說康姑太太見了那幾個少年男子不由分說一直闖進房來，心上□分著急，口中說不出話來。有兩個為首的男子看著康姑太太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們三個倒得意得很！」康姑太太聽了，只低著個頭不敢開口。楊慕陶見了他們聲勢洶洶的，更覺摸頭不著。只見眾人向著他大聲喝道：「你是何等樣人？竟敢擅入人家，圖奸寡婦！今天被我們真賊現獲的捉住了，看你可還有什麼法兒？」楊慕陶聽了一時不敢開口，又不知道這一班寶貝究竟是康姑太太的什麼人，隻眼睜睜的看著姑太太的臉，要看他說出什麼來。那裡知道這兩位康姑太太都紅著個臉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楊慕陶見了這般模樣，心上也不由得有些著急起來。又見眾人都搶步過來，對他喝道：「你幹了這樣的事情，究竟打算怎麼的一個主意？難道想就是這樣的過去不成！」楊慕陶聽了，沒奈何只得說道：「我又不認得眾位是這裡的什麼人，叫我打算什麼主意呢？況且這裡又不是我的地方，不過我和他們是親戚，有時常常來往就是了。你們眾位方才說的什麼圖奸寡婦，擅入人家，那裡有這樣的事情！你們眾位不信，只顧問這裡的主人就是了。」那班人不等楊慕陶說完，大家都哈哈的笑道：「你這樣掩耳盜鈴的說話，想瞞那一個！你說只顧問這裡的主人，如今兩個主人都在這裡，你自己去問一問，究竟你和他們是什麼親戚，等他們自己講就是了。」

楊慕陶聽了心中大喜，便走過來對著康姑太太說道：「這些人我一個都不認識。

我也不知道今天是怎麼的一回事情。只請你們當著他們的面講個明白，省得他們這般嘍哨，傳說出去在你們面上也不好聽。」在楊慕陶的心上以為康姑太太一定是幫著自己一邊說話的。那裡知道康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聽了楊慕陶的這番說話，兩個人都把頭一低，紅潮暈頰，默默無言。楊慕陶見了，心上□分著急，便又逼著問道：「怎麼你們兩位都不敢開口，這是個什麼緣故呢？」康二姑太太和康一姑太太聽了只當沒有聽見的一般，只低著個頭，還是給他一個不開口。

楊慕陶到了這個時候，看了這樣情形，不由的又急又氣，一時倒也說不出什麼來，只得回轉身來想要走下樓去。那裡走得脫？早被眾人拉住，口中喝道：「到了這個時候，你還要想逃走，不要想昏了你的頭！老實和你講罷，你今天做出這樣的事情來，你可知道是什麼罪名？我們如今好好的和你講話，還是留你的臉兒！如若不然，我們竟把你捆綁起來，送官追究治，你又有什麼法兒呢？如今我們倒留了你的臉兒，你倒這樣裝腔做勢的不肯自家服罪，還要滿嘴混說什麼親戚不親戚，你難道到了公堂上也敢這樣的胡說不成？」

楊慕陶聽了，心上覺得七橫八豎的，狠有些兒膽小起來。呆了一回，只得說道：「你們要我自家認錯，我就自己認個不是就是了。」眾人聽了，又大家冷笑幾聲道：「你說得容易的話兒！難道這樣一件事情，就是這般輕輕易易的認個不是就過去了不成？」楊慕陶著急道：「剛才你們眾位自己說的，要我自家服罪。如今我認了不是，又說沒有這般容易。依著你們眾位的意思，要叫我怎麼樣呢？」眾人道：「也不要你怎麼樣，只要你自家親筆寫個伏辨，只說不合圖奸寡婦，擅入人家，今已自知悔過。以後如敢再犯，甘願治罪。」

正說到這裡，眾人裡頭又有一個人高聲說道：「慢些，慢些。這件事情這般辦法還不見得妥當。這個伏辨也不過是個名色罷了。以後他就是再犯，我們這班人又從那裡去查考他？不如罰他一千銀子，叫他在伏辨上聲明情願罰充公款，也好借此儆戒戒他的下次。你們大家看怎樣？」眾人聽了，自然大家都點頭道好。便立逼著楊慕陶要他寫個這伏辨。

楊慕陶這個時候雖然被他們攪得心上七顛八倒的，卻究竟還有些兒主意，暗想：「這一千銀子倒還不必說他，我也不窮在這千把銀子。這個伏辨是萬萬寫不得的。

萬一個他們拿著了這張伏辨，常常的來和我歪纏起來，卻叫我怎麼樣呢？」想著，便連連搖頭道：「別樣事情還好商量，這個伏辨是寫不來的。我又沒有犯什麼法，為什麼要我寫伏辨呢？」眾人見他不肯，一個個都橫眉怒目的道：「你做出這樣的事情來，還說沒有犯法！如今我們也不來和你多講，且到茶會上去評個理兒，再說別的！」說著大家不由分說，七手八腳的把楊慕陶推推擁擁的拉著就走。

楊慕陶還想康姑太太和他出頭講話，不料這兩位康姑太太平日之間說起話來好像那會叫的畫眉一般，憑你什麼人也說他不過；不知怎麼的到了這個時候閉口無言，一個字兒都說不出，憑著這班寶貝在那裡夾七夾八的混鬧，只是不敢開口。楊慕陶見了覺得心上□分納罕，卻又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件事情，只得由著眾人把他半推半搯的擁下樓去。又見有兩個二□多歲的少年男子走進康姑太太身旁，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兒。楊慕陶見了心上甚是詫異，又不好去問他，只得同著他們一同坐上東洋車到大觀園來。大家紛紛擾擾的鬧了一回。

楊慕陶一個人那裡說他們得過？正在著急，忽然見貢春樹立在一旁，不由心中大喜。連忙叫住他，要想把這件事兒告訴了他，請他幫一個忙。不料那班人不講道理，連貢春樹也碰了一個釘子。楊慕陶見了著急非常，心上七上八落的想不出個主意。

看官，你道這班寶貝到底是康姑太太的什麼人？為什麼無緣無故的平空和楊慕陶為難？康姑太太見了他們這幾個人何以竟不敢開口，憑著他們去這般混鬧？這是個什麼緣故呢？原來這兩個為首的少年，一個姓李叫李洛卿，一個姓林叫林柱甫。

平日間和這兩位康姑太太也有些不尬不尷的首尾。自從康姑太太姊妹兩個認得楊慕陶以後，山盟海誓，對影聞聲，未免和李洛卿、林柱甫生疏起來。李洛卿和林柱甫起先還不曉得是什麼緣故呢，便細細在外面探聽，方才知道這件事情。兩個人由妒生醋，由醋生恨，便大家商量著要和楊慕陶為難。李洛卿、林柱甫這兩個人，本來是個破落戶的紳衿子弟，平日交接的朋友不是流氓，就是滑頭，那裡有什麼好好的人物！聽了李洛卿和林柱甫的話兒，便如此如此的商議出一個法兒來。候著楊慕陶和康姑太太在小房子裡頭相會的時候，叫門進去，一直闖進房門。

康姑太太雖然口角伶俐，驀然之間見了這兩個人的臉兒，一時滿面通紅，騰挪不得。看著這時候兩橫風狂的暴客，便是那時候香溫玉軟的蕭郎，舊雨歸來，新人惆悵，憑著康姑太太的臉皮再老些兒，也忍不住□分慚愧。一個是今日的畫眉夫婿，兩個是當時的傅粉郎君，真個是左右為難，一身無主。你叫這兩位康姑太太究竟幫了那一個的好呢？況且看著這李洛卿和林柱甫的模樣，聲勢洶洶，明曉得是他們和楊慕陶吃醋吃出來的事情，自己若再要幫著楊慕陶的一邊講話，今天這件事情一定要鬧出笑話來。雖然不怕什麼，究竟於聲名上有些妨礙，只好一言不發，憑著他們去糊裡糊塗的混鬧。

在李洛卿、林柱甫兩個人的心上，卻也並不是一定要來捉什麼奸；不過和楊慕陶吃醋，想要出出氣兒，大大的嚇他一下，借此敲他一下竹槓，叫他知道了利害，以後不敢再來。好在楊慕陶雖然是個老上海，卻究竟還有些執拗子弟的習氣，不懂外面的事情，被他們一嚇就嚇倒了。當下李洛卿和林柱甫兩個人見楊慕陶入了他們的圈套，心中大喜，便越發揚威耀武的要寫伏辨、要逼罰款。

楊慕陶被他們逼得無可如何，正在心上二□四分的惶急，忽聽得樓梯聲響，貢春樹同著章秋谷兩個人一前一後匆匆的跑上樓來。楊慕陶見了章秋谷，不由得心中大喜，連忙高叫道：「秋谷先生，請這邊坐！」原來楊慕陶知道章秋谷生平好事，最喜歡和人排難解紛，見貢春樹同了秋谷上來，早已料定是貢春樹特地請來的了，登時心上就放了幾分。只見章秋谷大踏步直走過來，對著楊慕陶只把頭略略的點了一點，也不坐下，便大聲問道：「你們在這裡鬧些什麼？為著什麼事兒？快些和我講個明白！」眾人見了章秋谷儀容俊偉，舉止軒昂，鳳目含威，長眉隱秀，料想這個人有些來歷，比不得別人，便也不敢得罪他。只大家眼睜睜的都看著章秋谷一個，看他說出些什麼來。

楊慕陶聽得秋谷問他，便細細地把這件事情的始末和秋谷說了一遍，卻瞞過了和康姑太太相好的一段事兒。只說本來和康家有

些親戚，今天偶然去看看他們，就鬧出這樣的事來。秋谷聽了心上早已明白，只微微的冷笑，口中說道：「你的事情也不用瞞我，這個時候也沒有工夫和你多講，等回兒再和你說就是了。」說罷，便回過身來對著眾人說道：「馬路有馬路的規矩，你們眾位在這裡鬧些什麼？」

眾人聽了章秋谷的話風利害，大家都呆了一呆，李洛卿便勉強說道：「我們有我們的事情，不與你相干。請你不用多管閒事。」秋谷冷笑一聲道：「天下人管天下的事，什麼多管不多管！況且千差萬差，旁人不差。你們不分好歹，連旁人都得罪起來，這是什麼原故？」正是：

章郎無恙，春風之眉黛新描；舊雨重來，昨夜之星辰如故。
要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